

非洲地區概況

正值盧旺達大屠殺 20 週年，在 2014 年非洲大部份地區卻仍受暴力衝突困擾——在中非共和國 (CAR)、南蘇丹和尼日利亞的情況更是異常血腥；而在剛果民主共和國 (DRC)、蘇丹和索馬里的情況則持續未能解決。

在這些衝突中，嚴重侵犯國際人權和人道主義法的行為持續出現。武裝衝突帶來最難以想像的惡劣罪行，不公和壓迫。排斥、歧視和對其他基本自由和社會經濟權利的持續剝削，又反過來釀成進一步的衝突和不穩定。

在許多方面，非洲繼續被看成是一個正在進步的區域，許多國家的發展環境和景觀都正在變化。縱觀 2014 年，社會、環境和經濟的迅速變化繼續橫掃整個非洲大陸。人口加上經濟快速增長和城市化，令人們的生活和生計以驚人的步伐改變。儘管面對嚴峻的挑戰，許多非洲國家已經朝著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MDGs) 取得顯著的進步。非洲千年發展目標 2014 年報告顯示，全球加快實現目標表現最佳前 10 位的國家中有 8 個位於非洲。

然而，許多指標提醒我們，經濟快速增長並沒有改善許多人的居住條件。過去十年，非洲的整體貧困率有所下降，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1.25 美元每天) 的總人口卻有所增加。兩個衝突困擾的國家，尼日利亞 (25.89%) 和剛果民主共和國 (13.6%)，佔非洲大陸的貧困人口近 40%。非洲是世界上其中一個青年失業率最高的地區，同時是繼拉丁美洲後世界上第二個最不平等的地區。以上種種都指出衝突和社會脆弱性與人民被剝奪基本社會經濟權利，社會排斥，不公平和貧困加深之間的關係。

在 2014 年，在布基納法索、中非共和國、南蘇丹和蘇丹可見，對基本人權的壓迫和持續剝奪顯然促進了地區不穩定和暴力衝突。這一年許多非洲國家的政治空間持續萎縮而且面對壓迫。在一些例子中，安全部隊對和平示威抗議採用過度暴力。在很多非洲國家，言論、結社與和平集會自由繼續受到嚴重限制。這種趨勢不僅出現在由獨裁政府執政的國家，更在那些沒有那麼專制和正準備或經歷政治過渡的國家可見。

許多非洲國家，包括肯尼亞，索馬里，尼日利亞，馬里和薩赫勒地區國家都在 2014 年面臨由激進武裝團體—包括青年黨和博科聖地—暴力增加所帶來的嚴峻安全挑戰。數以萬計平民喪生，數百人被擄走，而無數人繼續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之中。但是，許多政府的反應同樣殘酷和苟且，導致大規模任意逮捕，拘留和法外處決。截至年終，肯尼亞頒布安全法（修訂）法案 2014，修改了第 22 條法律，這對人權問題具有深遠的影響。

非洲地區的衝突局勢之間另一個共通元素就是安全部隊和武裝團體能避過在國際法下所犯的罪行的裁罰。2014 年間，在中非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尼日利亞、索馬里、南蘇丹和蘇丹等地有罪不罰不僅繼續有增無減，更出現了針對國際刑事法院（ICC）的嚴重政治反抗。在非洲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勢頭，倡導在職國家元首和官員免被起訴危害人類和其他國際罪行。這最終導致一項令非洲人權與民族權憲章倒退的修訂，授予在職國家元首和官員在法院的豁免權。

2014 年標誌著非洲「長期預防，管理和解決衝突的決策機關」—非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PSC）—成立 10 週年。非盟及 PSC 已經採取了一些顯著的措施以應對非洲發生的衝突，包括部署國際支助團到中非共和國（MISCA），成立調查對蘇丹南部的特別委員會、委任婦女、和平與安全特使、以及發出數項政治聲明，譴責暴力和對平民的攻擊。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努力似乎太少和來得太遲了，指出對於非盟在應對衝突上的能力的挑戰。在某些情況下，非盟維和特派團被指摘為嚴重侵犯人權的同謀。MISCA 也面對指控，特別是在指控後從中非共和國撤回的乍得隊伍。

然而，在非盟的層面以上亦未能解決非洲的衝突。例如，在中非共和國，聯合國拖延了很久才派遣了維和部隊。雖然能挽救許多人的生命，但行動尚未有足夠資源阻止持續侵犯人權和虐待的情況。在其他時間則沒有動靜。儘管蘇丹的衝突迫切需要獨立人權監測，報告和問責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卻未能有效地作出對應。在達爾富爾，對於達爾富爾混合行動的工作人員隱瞞侵犯人權的行為的指控，聯合國秘書長在 7 月宣布審查聯合國駐達爾富爾特派團（UNAMID）的調查。

面對非洲衝突排山倒海的挑戰，非洲各國領導迫切需要根本地改變他們政治意願，並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面上共同努力，以結束有罪不罰的惡性循環，解決導至不

安全和衝突的根本原因。否則，該區「2020年槍聲滅絕」的願景將只會繼續是一個虛偽和無法實現的夢想。

衝突 - 成本和脆弱性

衝突和不安叫無數非洲人的生活枯萎，並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幾乎所有國家。這些衝突包括由雙方政府部隊和武裝團體造成的持續虐待和暴行。

中非共和國被一連串宗派暴力和大規模屠殺困擾，包括殺害、酷刑、強姦、斷肢、綁架、殘害、被迫流離失所，以及招募和使用童兵。雖然七月份簽署了停火協議，九月份又有聯合國維和部隊部署，但2014年最後數個月間，國家中部地區的襲擊卻一直升級。在不同武裝團體之間的衝突激增下，平民遭受種種侵犯人權的行為。新一輪暴力在十月衝擊首都班吉。衝突各方--塞雷卡，反巴拉卡和頗爾族的武裝分子--在有罪不罰的情況下都有系統地以平民為攻擊目標。聯合國多層面綜合穩定特派團 (MINUSCA) 九月的部署帶來了改變的希望-但僅僅一個月後全國各地的暴力事件便顯著升級。這表明前線國際部隊的能力和反應需要加強。

在2013年12月爆發的衝突中，在鄰國蘇丹南部數以萬計的人 - 其中許多是平民 - 被殺死，18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政府和反對派完全無視國際人道主義法和人權法，犯下戰爭罪行和危害人類罪行。衝突各方針對種族殺害平民，包括在廟宇和醫院裡避難的人。性暴力十分普遍，掠奪和破壞財產也十分猖獗。儘管剝削的規模龐大 - 而數百萬人仍面對飢荒和疾病的威脅 - 雙方仍無視數個停火協議。直到這一年結束之時，有罪不罰的情況仍未能解決，非盟調查委員會在南蘇丹的調查仍未有消息。

繼在2013年的伊斯蘭武裝團體博科聖地暴力活動不斷深化，在尼日利亞東北部的武裝衝突範圍擴大，傷亡數字上升，有力地說明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穩定和地區和平安全所面對的威脅。2014年，小城鎮和村莊的衝突加劇，自2009年以來已有超過4,000名平民被殺害。四月份，276女生在博科聖地被擄走，這是集團持續針對平民的恐怖活動當中一個標誌性的案例。另一方面，多年受害於博科聖地的社區越來越容易受到國家安全部隊侵犯，包括定期而嚴厲和不分皂白的攻擊、大規模任意逮捕、毆打和酷刑。國際特赦組織收集到可怕的錄像，圖像和目擊者證供，

為各方可能干犯的戰爭罪行，危害人類罪和其他嚴重侵犯人權和虐待行為提供新證據。

尼日利亞安全部門定期和有系統地，包括在東北部衝突的情況下，在全國各地實行酷刑和其他虐待行為。安全官員很少被追究責任。東北地區在 2013 年 5 月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後，軍方大規模任意逮捕和拘留行為明顯加劇，在年末一直有報告指軍隊和警察執行法外處決。

與此同時，已經曠日持久的衝突目前並沒有明顯的方法解決。

蘇丹的達爾富爾地區，南科爾多凡州和青尼羅的衝突繼續有增無減，並蔓延到北科爾多凡。各方的行為也違反了國際人權法和人道主義法。在達爾富爾，交戰團體之間的暴力衝突，親政府民兵和武裝反對派的攻擊令更多平民流離失所和死亡。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的武裝團體的暴力有上升趨勢，在 Sokola 1 行動中，數千人喪生，超過一百萬人被迫逃離家園。暴力事件增加的同時，雙方政府安全部隊和武裝團體也帶來屠殺和大規模強姦。

在索馬里南部和中部，超過 10 萬平民因親政府力量、非洲聯盟駐索馬里特派團（非索特派團）和伊斯蘭武裝組織青年黨之間的持續的武裝衝突中被殺，受傷或流離失所。所有衝突各方均違反國際人權法和人道主義法。武裝團體強行招募包括兒童在內的成員，又綁架，拷打和非法殺死他人。強姦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都十分普遍。由於衝突，旱災和人道援助減少，人權狀況迅速惡化。在 2014 年年底，超過 100 萬人陷入人道危機，另外 210 萬人需要援助。

未來衝突的警告也可清晰見。由於政治不穩定，激進武裝團體和有組織犯罪激增，極端貧困，以及社會排斥的綜合影響，薩赫勒地區的危機一觸即發。這種情況在馬里很明顯，國內武裝衝突令國家長期處於不安全狀態，特別北方一些地區仍是當局的控制之外。儘管在 2013 年政府和武裝團體之間簽署和平協議，2014 年間，甚至當政府與武裝組織之間仍在繼續和平討論時，武裝團體繼續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綁架和殺戮，令暴力爆發持續。

隨著恐怖主義行為在索馬里、肯尼亞、尼日利亞，和整個薩赫勒地區激增，暴力和不安全加劇，政府部隊亦經常嚴重侵犯人權。武裝團體的行為包括非法殺屠、綁架、酷刑和濫殺無辜。在索馬里，青年黨派別拷打和非法殺死被他們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或不符合他們對伊斯蘭教法的嚴格詮釋的人。他們在公開場合進行包括石刑處決，截肢和鞭笞。在喀麥隆，尼日利亞的伊斯蘭組織包括博科聖地殺害平民，劫持人質和綁架和襲擊人權捍衛者。

萎縮的政治空間和持續剝奪基本權利

在太多的非洲國家中，壓制和政治空間萎縮的趨勢在這一年持續。

在厄立特里亞，沒有任何政治反對派，獨立的媒體或民間社會組織被允許操作，還有數千良心犯和政治犯繼續被任意拘留。在埃塞俄比亞，有新一輪對獨立媒體，包括博客作者和記者的壓迫和對反對黨成員與和平示威者的拘捕。在盧旺達幾乎不存在任何民間社會針對政府對人權政策批評的空間。在布隆迪，當 2015 年選舉逼近，批評的聲音，包括反對黨成員，民間社會活動家，律師和記者，均被限制。集會和結社自由被剝奪，集會和遊行也定期被禁止。

在岡比亞，總統葉海亞·賈梅當權 20 週年 - 這二十年來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嚴重缺乏耐性，使新聞工作者，政治反對派和人權維護者繼續受到恐嚇和折磨。這一年快結束之際，12 月 30 日的晚上的政變未遂，導致數十宗逮捕和普遍的傳媒鎮壓。在布基納法索，前總統布萊斯孔波雷因一項修改憲法的法案引起廣泛的民眾抗議後下台。一個過渡政府在十一月成立，帶領國家於 2015 年走向立法和總統選舉。

安全部隊在安哥拉、布基納法索、乍得、幾內亞、塞內加爾和多哥等國使用大量武力對付示威和抗議。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局沒有調查過度使用武力，也沒有追究責任。

在許多國家，記者，人權捍衛者和政治反對派普遍面對來自政府的合作社或武裝團體的恐嚇，任意逮捕和拘留，毆打，酷刑，強迫失蹤甚至死亡的威脅。在安哥拉、布基納法索、喀麥隆、乍得、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岡比亞、幾內亞、毛里塔

尼亞、盧旺達、索馬里、斯威士蘭、多哥、烏干達、贊比亞和津巴布韋，言論，結社與和平集會的自由都被鎮壓或限制。

在安哥拉、布隆迪和岡比亞，新的法規及其他規定進一步限制了媒體和民間社會的工作。

在蘇丹，雖然政府曾承諾就實現蘇丹的和平和保護的憲法權利展開全國對話，但言論，結社與和平集會的自由繼續受到嚴重限制。國家情報和安全局（國安局）和其他安全部隊繼續任意拘留執政國會黨的對手，以審查媒體和停止公共論壇和抗議。

南蘇丹的國家安全局（NSS）查封並關閉報館並騷擾，恐嚇和非法拘禁記者以限制言論自由和阻止公眾討論如何結束武裝衝突。一項國家安全服務法案授予 NSS 廣泛的權力，包括逮捕和拘留而無需獨立監督和防止虐待，在議會通過，並正在等待總統批出。

有罪不罰 - 沒有公正可言

有罪不罰現象在非洲的武裝衝突中很常見，疑犯很少需要為在國際法下的罪行承擔刑事責任。

在中非共和國，有武裝團體的一些低級別成員被逮捕，而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則宣布展開新一輪暴力事件初審。可惜這類代表希望的情況不過是例外，有罪不罰的現象繼續在中非共和國造成更多衝突。截至今年年底，幾乎國內所有根據國際法涉嫌犯罪的武裝團體領導人仍然在逃。

剛果民主共和國在懲罰剛果軍隊和武裝團體的國際法罪行只取得些微成效。軍事法庭審判剛果士兵在米諾瓦大規模強姦超過 130 名婦女和女童以及謀殺和搶劫的罪行，結果受審的 39 名士兵中只有兩名被定罪。其他被告被判犯有謀殺，搶劫和軍事罪行。

在衝突區域外，未能確保問責制也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使最根本導致侵犯人權行為的人很大程度上能夠逍遙法外。在赤道幾內亞，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岡比亞，毛里塔尼亞，尼日利亞和多哥等國家，酷刑和其他形式的人權侵犯持續，主要是因為未能就罪行追究責任。

在肯尼亞，對國際犯罪—包括在 2007/2008 選舉後暴力事件中的危害人類罪—的追究責任力度仍然不足。在國際刑事法院，對副總裁魯托和約書亞·阿拉普·桑的審判繼續，即使案件牽涉恐嚇證人和賄賂的指控。一份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就肯尼亞政府不合作決定提出的請願書被拒絕後，總統烏呼魯·肯雅塔的控制罪被撤銷。在國家層面，在追究選舉後暴力事件中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責任上並沒有任何進展。

另一方面，在 2014 年國際刑事法院證實了托馬斯·盧班加·迪伊洛案的判決和刑罰 - 他被裁定在他 2012 年徵募和徵召 15 歲以下兒童，並利用他們積極參與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敵對行動戰爭罪行成立。此外，伊圖裡愛國抵抗力量的指揮官熱爾曼·加丹加，被裁定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成立，判處監禁 12 年。國際刑事法院亦裁定博斯科·恩塔甘達的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包括 2002-2003 年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伊圖裡省所犯的性暴力犯罪。審訊定於 2015 年 6 月舉行。對科特迪瓦前總統洛朗·巴博的危害人類罪指控在 6 月份被國際刑事法院證實。審訊訂於 2015 年 7 月舉行。

國家作出新一輪行動試圖打擊在國際法規定下有罪不罰的情況，包括在馬里發起調查強迫失蹤案件。乍得前總統侯賽因·哈布雷仍然在押塞內加爾後，他 2013 年 7 月因在乍得 1982 年至 1990 年間觸犯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被捕，等侯非盟建立的非洲特別分庭審判。

在三月，科特迪瓦向國際刑事法院交出被指控在 2010 年大選後暴力事件中犯下危害人類罪的查爾斯·布萊古德。在十二月，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證實四項危害人類罪名，並在分庭提交審判。在十二月，預審分庭駁回科特迪瓦對涉嫌危害人類罪的西蒙娜·巴博案件是否受理的挑戰。

令人鼓舞的是，在 10 月，南非憲法法院 (CCSA) 在南非警察局訴國家專員與南非人權訴訟中心案中通過了一項對在普遍管轄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CCSA 裁定，基於普遍管轄權原則，在津巴布韋不論是由國民作出或承受的折磨行為的指控都必須由南非警察服務特別任務部隊調查。

然而，在國際和地區層面，非洲國際司法發展卻嚴重倒退。雖然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有 34 個締約國來自非洲-數目超過任何其他地區-2014 年間不擇手段的政治操控卻破壞了非洲在確保問責上的進展。肯尼亞對羅馬規約提出了五項修訂，其中包括第 27 條修改為轄免起訴在任國家和政府元首。

今年五月，非盟部長考慮修訂非洲司法和人權法院規約，擴大法院新成立的刑事管轄中享有豁免權的類別。非盟大會第 23 屆常會隨後批准了這一修正案，旨在豁免在任非洲領導人和其他高級政府官員被起訴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這是倒退的一步，同時背叛了那些人權受嚴重侵犯的受害者。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選擇了保護自己和未來的領導人免被起訴嚴重侵犯人權罪行，而不是確保公正處理違反國際法的罪行。

無論如何，國際刑事法院將保留權力就這種罪行調查在任非洲國家元首和任何羅馬規約締約國政府。但歷史會記得在 2014 年曾有一些非洲國家和非盟積極動員政治勢力破壞國際刑事法院的工作。

貧窮和匱乏

儘管年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許多非洲人的生活條件尚未改善。許多國家在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上都取得了顯著進步，但要實現在 2015 年的許多目標，非洲仍然落後於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地區。非洲的貧困人口不斷下跌，但速度並不足以讓全區實現到 2015 年將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事實上，有跡象表明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25 美元每天）的非洲人口有所增加。其他目標包括減少體重不足的兒童數目和產婦死亡率也不太可能完成。

隨著非洲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快速的城市化帶來不安全和不平等。城市貧困使許多人缺乏住所和基本設施，特別是那些居住在非正式定居點或貧民窟的人。強制拆遷令人們失去生計和財產，並驅使他們進一步陷入貧困。在安哥拉，至少有 4,000 個家庭在羅安達省被強行驅逐。在肯尼亞，法院繼續肯定人們享有足夠房所的權利並禁止強迫搬遷。高等法院下令政府向 2013 年在首都內羅畢 City Carton 非正式定居點被強行趕出家門的居民支付約 37 萬美元的賠償。

三月份在一些西非國家爆發的埃博拉出血熱疫情被世界衛生組織 (WHO) 確定為自病毒於 1976 年被發現以來，世上最大規模和最複雜的埃博拉病毒爆發。到 2014 年年末，埃博拉病毒已經在整個幾內亞，利比里亞，馬里，尼日利亞和塞拉利昂奪去了近 5,000 人的性命。超過 10,000 人被感染，2015 年年初更可能出現主要糧食危機。社區衛生服務被摧毀，或推到面臨崩潰的邊緣。

在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 - 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 - 由於長期衝突和不穩定，本來衛生系統就已經非常薄弱。在幾內亞 - 數百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 70 名衛生工作者 - 政府的延遲反應和缺乏資源，促成了疫情快速和致命性的蔓延。

以上種種不僅指出由政府未有尊重，保護和讓公民享用最高的衛生標準，而且也指出國際社會在應對這一危機上的失敗。到 2014 年年末，主要援助機構呼籲國際社會間更大力支持，聯合國指它需要將近十億美元防止從埃博拉散播;截至 11 月捐款數目只有 3.45 億美元。

歧視和邊緣化

數以十萬人已經和繼續因武裝衝突，政治迫害而流離失所，或是去尋找更好的生活。大多數人在艱鉅和危險的情況下被迫逃離家園和生計，試圖在自己的國家或越過邊界尋求安全。大量難民和移民在人權侵犯的前線滯留，許多人所在的營地中只有少量衛生設施、水、消毒用品、食物和教育資源。

由於每月有數千人因不明確的國家徵兵制度逃離厄立特里亞，難民的人數不斷膨脹。許多人受包括在蘇丹和埃及的販賣人口網絡所威脅。在喀麥隆，數以千計來自中非共和國和尼日利亞的難民從武裝團體逃離後被迫住在邊境地區擁擠而條件惡劣的難民營中。超過一百萬人因蘇丹的衝突而流離失，他們仍留在該國，至少有 60 萬人居住在位於在乍得，蘇丹南部和埃塞俄比亞的難民營中。在肯尼亞，強迫入營的政策進一步惡化數千名索馬里難民的困境，他們被迫離開在城鎮的家園，住進骯髒和擁擠的營地。在南非，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繼續受到排外的攻擊，而當局只提供很少或沒有提供任何保護。

許多其他群體也被排除在人權保護的範圍外，或是被拒絕平反虐待的行為。在加強受衝突影響社群的適應能力上，婦女能起著關鍵作用，但卻經常被國家建設和平進程邊緣化。在許多遭受衝突或收容難民或流離失所者的國家，例如在南部蘇丹和索馬里，大量婦女和女童遭受到強姦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針對婦女的暴力在發生衝突的國家以外也一樣嚴重，有時是因為文化傳統和規範，有時也因為一些國家的法制本身帶有性別歧視。

在 2014 年，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委員會決議譴責在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基礎上對他人行使暴力、歧視和其他侵犯人權行為，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和兩性人 (LGBTI) 帶來希望。馬拉維也承諾表示將自願同性性活動合法化，為平等和正義進一步帶來希望。

儘管如此，在許多國家，包括喀麥隆、岡比亞、塞內加爾、烏干達和贊比亞，繼續有人因為被指控或真實的性取向而受到迫害或被判有罪。

在一個倒行的趨勢中，一些國家確立本來已經不公正的法律或引入新的不公平條例，力圖增加由於其性別身份被判有罪的人數。尼日利亞總統簽署了同性婚姻 (禁止) 法案，立法允許基於真實或被認為的性傾向和性別身份的歧視行為。雖然烏干達引進的反同性戀法案因為國會在法定人數不足下通過而被憲法法院推翻，但仍讓很多 LGBTI 人，以及那些被認為是 LGBTI 的人繼續面對任意逮捕和毆打，驅逐，失業，和暴徒襲擊。岡比亞總統表示同意由國會通過刑法 (修訂) 法 2014，加入「同性戀加劇」罪 - 模糊的定義讓執法者可執行各種虐待和可判無期徒刑。乍得國會同樣將審批一個同性戀法案，被「判」觸犯同性性行為的人可被判最高達 20 年的刑期和巨額罰款。

展望未來

縱觀 2014 年，非洲地區的個人和社區建立和加強了對人權的理解和尊重。透過發聲和行動 - 有時要冒著生活和性命危險 - 這種日益增長的人權運動帶來了正義、尊嚴和希望。

儘管如此，今年提醒了我們非洲人權挑戰的規模是如何巨大，我們在實現所有這些權利上需要更深入和更快的進步。

各樣活動顯示迫切需要協調和一致的行動，以化解和解決非洲的暴力衝突。展望未來，非盟委員會必須擁護和推動其在滅絕槍聲上建立一個路線圖的努力。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更強大的，連貫和一致的方法，根據國際人權法，透過國際和區域機構解決衝突。

達至和平、安全和正義的另一個重要前提是非洲各國撤回他們對國際公義的集體攻擊 - 包括國際刑事法院的工作 - 而堅定對抗區域和國際層面的有罪不罰，以及追究侵犯人權和違反國際法規的其他罪行的責任。

未來幾年幾乎肯定會有重大的改變。至少，在 2015 年後遵循千年發展目標的框架下，非盟成員國會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達成一個更好的人權框架，改善無數人的生命。2015 年後框架中應透過強而有力的公義正目標和指標入加問責，這必須配合加強參與自由、平等、反歧視、法治，以及其他基本自由權利。